

乡情悠悠瞧亲戚

· 张仁义

亲戚，关系上一般是上辈人结的缘，或是今生生的情，血脉相连，姻缘相牵。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，亲戚之间是必走动的。

瞧亲戚，也说走亲戚、串亲戚。大年初二只是开头，瞧亲戚活动像流水席一样能持续到正月十五。老亲戚不讲究，拿啥不拿啥，见面说个话，礼数到啥都有了。过年瞧亲戚是晚辈看长辈，亲戚之间要瞧都瞧，七大姑八大姨，尽可能都走到，不能瞧大舅不看二舅，最忌讳厚此薄彼，眼往上看，一旦落了个“巴结中用亲戚”的名声那就不美了。

出嫁的闺女过年回娘家，是瞧亲戚活动中的重头戏。同样是闺女回娘家，新媳妇一年和往后大不一样，头一年是应“新客”，享受的自然是贵宾礼遇。双方所有近门亲戚都得挨家瞧，这是传统礼数。还有就是，结婚当天太忙，又化了妆，确实不好辨清面目，利用过年瞧亲戚也好让双方亲人好好瞅瞅新人长啥样，免得日后见面不认识，多尴尬。

头一站肯定是女方家。进屋后鸡蛋茶一喝，香烟一撤，寒暄话一说，便不敢多停，被女方父母领着，带着礼物前往女方外婆家、舅家、姨家、姑家、姐夫家。

马不停蹄转一圈后，晌午饭女方家早已安排妥当。村里有名的做菜“老师儿”一早就被请到府上，把“整场儿”的水席做得有板有眼。新女婿是“新客”，女方自然要拿出最高礼遇进行招待。陪客阵容也是相当强大，女方家有头有脸的亲戚绝对悉数到场，当地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若能喊到场合说两句，就更有面子了。瞧男方这边亲戚，肯定是男方父母领着瞧了，在亲戚面前把新媳妇夸得花儿一样。等一对新人把两头亲戚瞧完，没有不疲倦的，但一看兜里的红包鼓囊囊的，劳累便烟消云散。

再往后过年回娘家，就是传统路线了。不一定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但大包小包的礼物是少不了的。还没到娘家门口，爹娘便有了心电感应，老远路上迎着，接礼物，抱外孙儿，胡子拉碴地就往外孙儿脸上贴，直亲得小孩子东躲西闪。闺女多的，若挤一天回去，吃饭时得多拉几张桌子。女婿们单独一桌，女方家找来的伯啊，叔啊，哥啊，绝对都是久经沙场的，端了碗，碰了碗，猜枚抹牌，不醉不休。

那时候物资匮乏，瞧亲戚也确实拿不出像样的礼物。除了一“3号蓝儿”

油条，就是盒装的果子、点心。这些吃食今天看来真不惊人，在那时候却是稀罕物。家里收到节后是舍不得吃的，油条重新装蓝儿，连同几盒果子，会被接着送往下一家亲戚甚至亲戚的亲戚。趁父母不在，禁不住揪揪果子盒儿，一来二去，果子盒儿越来越瘦，大过年的，父母一般不会大动干戈，吃了就吃了，但没吃的绝对不能再拆。

小时候经常跟着大人瞧亲戚，人小也是客，吃饭时主人也会安排坐桌。尤其是十来岁之后，亲戚瞧不开时，父亲常会安排我和哥代表他们瞧亲戚，这种经历确是一种锻炼，这时候方显出“小大人”身份的尊贵。

过年饭好做，一会儿工夫，荤的、素的、热的、凉的，大盘子、小碟子，满满一桌子。“小大人”这座上宾是跑不脱了。亲戚盯着你的碗，还没喝完呢，就起身准备给你接盛了。“到亲戚家，懂点事”！想起临行前父母的交代，便作假起来，看着想吃的菜，也只是夹一筷头，细嚼慢咽，生怕吃出动静。亲戚让得很了，夹块儿菜，再让了掰块儿馍，不就让了埋头喝汤。亲戚机灵一动，瞅住机会，紧着好吃的可劲儿往碗里夹，这样

一来就愈发不自在了。我有过多次作假的经历，但我还是喜欢瞧亲戚。因为亲戚会赶在吃饭前，给在场的孩子们发压岁钱，并指明说让拿钱买糖吃。嘴上说着不要不要，一想到糖内心便甜蜜起来。两块钱也是美哩，更何况开代店的大舅，还有当村支书的干爸，一出手就是十块！随着个头儿越长越高，压岁钱是越来越难挣了。

关于瞧亲戚，每个节气有每个节气的瞧法。过去端午节送油条、送扇子、送毛巾；中秋节送月饼、送石榴；春节送果子、送点心、送油条、送礼肉。如今，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商场超市遍布城乡，各种物品琳琅满目。手头一有钱，人就讲究，瞧亲戚的礼物变成了成箱的糕点、饮料、纯奶、水果。闺女过年回娘家，除了节礼之外，再揣条烟、攥件酒，喜欢抽烟喝酒的老爹就更欢心了。

这说的是往年的瞧亲戚，眼下这个春节疫情尚未结束，人员之间走动肯定会减少，但传统还得传承，亲戚还得瞧啊。手机一开，视频一连，你瞧我来我瞧你，送祝福拜大年，亲情永不变，这时候大家安好便是晴天。

大年初一耍冰凌

· 茹喜斌

大年初一清早，阵阵鞭炮响起时，春节就真的到了。

我也放炮，噼里啪啦，满院硝烟的味道、欢快的味道。继而口袋塞一把麦子炮，跑到热闹的街上和小伙伴耍起。红红的麦子炮点了扔到雪地上，炸出褐色的小坑，一个一个，像春节的眼，瞅着天，瞅着树，瞅着我们红红的小脸儿。隔壁的跃跃，把二踢脚埋进雪里，第一响“嘭——”炸得雪花飞舞，第二响在空中炸出青青黄黄的烟雾，吓得槐树上鸟儿瞬间逃窜，扑簌簌掉下大团的雪花来。于是，欢呼声、吆喝声，伴着冷风肆意飘荡。穿着花衣裳的小闺女，高兴得跳高高，扎着红头绳的小辫子一摇一晃，个个都是花骨朵。我闺女她妈，当年那个小妮儿也在，围着粉色的毛巾，涂了红红的小脸蛋儿，额头点个红点点，小辫上趴着蝴蝶结，瞅我拍手笑。想想，那是一笑定终身啊。

这是前奏，正剧是耍冰凌。我们拿来木棍，敲人家街房瓦檐上的冰凌。那冰凌白白蓝蓝，圆的扁的，形同尖刀。拇指粗的好整，一下就下来，砸成小碎块儿，垒成一堆，里面埋个雷子炮，炮一炸，细碎的冰碴子纷纷扬扬飞向空中，飘飘洒洒洒落到地上，似天女散花。有时冰碴子会落在大叔脖子里，立马伸手掏去，但已滑进脊背，突来的冰冷，让他抽鼻子咧嘴哆嗦。大叔狼狠瞪眼，但又嘱咐别炸着自己。还真有人被炸了，狗蛋儿显摆，点着炮芯子才往冰凌堆里埋，结果炸了手，龇牙咧嘴，疼得直吼，他爹说：“活该，叫你能吧……”揪着耳朵往家拽。

玉米棒子粗的冰凌难敲，常常连房檐上的瓦都会敲碎。被告到家里，自然挨揍，扒了裤子真揍，屁股蛋儿火辣辣疼。但好了疮疤忘了疼，昨儿敲了，今儿还敲，英勇不惧。看到谁家冰凌又长

又大，不敲手痒。这就有人放哨，有人巡逻，有人敲打，一旦成功，撒腿就跑，他家大人出来时，我们已躲在远处门洞里偷笑，还探头看他无奈的样子，随即扔几个麦子炮，啪啪炸响，如同庆功，个个挤眉弄眼儿觉得聪明得很。

敲了大冰凌，去砸雪人儿。滚个雪球，用它砍砍削削，渐渐就有了胳膊有了腿，有了脑袋有了脚。冰凌就是雕刻刀，把我们的艺术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街上有个老婆婆，老是告我们状，谁骂谁谁，谁打架啦，谁打人架子车轴轱辘门忘了，总让我们挨揍。就整她吧，栓子主刀，他堂哥是上海的画家，新华书店里卖的《红灯记》连环画就是他堂哥画的，他有真才。老婆婆被雕得惟妙惟肖，小眼睛，歪鼻子，咧着干瘪的大嘴巴，额头上黑泥巴抹了几道深沟。围观的都说像，老婆婆也看了，说了声“像，真像”，呵呵一笑就走了，我们有点说不清的失落。

咋整？雕个大肥猪，继而把它砍成八大块儿，还不停地喊：“过大年，杀大猪”，爽得很，坏得很。再雕个小鬼子，一人一根尖尖的冰凌，刺向鬼子的脸，还唱“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”，个个都成了小英雄，威风得很。最精心的雕是个小闺女儿，头上扎两根小冰凌绑根红绳儿当朝天鞭儿，脸上摺两块小冰凌当眼睛，鞭炮的红纸屑撒在头上当花戴，两片儿红纸贴出个红脸蛋儿，继而就指着身边的小闺女儿大喊是谁谁的小媳妇。这下好，花棉袄的小丫头，流鼻涕的小娃娃，就跟着起哄了，又蹦又跳，大喊大叫，以至雪仗开打，雪球满街飞，笑声满街飞，成了大年初一的高潮。

这一切的代价是小手冻成了红萝卜，又疼又麻，但又高兴得很，过瘾得很。童年的春节，已成久远的图画，那雪那冰凌，就是这图画的点睛，总让人怀念，也有着酸酸的味道……

过年杂忆

· 司徒宽

腊八节一过，年味就一天天地浓醇起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经济拮据、缺吃少穿的时期，我脑海中关于过年的记忆，大部分都离不开温饱问题。我的老家在豫中农村，祖祖辈辈过着土里刨食的日子，父母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我家中姊妹四个，我排行老三，因为上面有两个哥哥，我平时穿衣服基本上都是拾破头，一件衣服常常是“老大穿了老二穿，老二穿完给老三”，只有过年时，父母才舍得从会上扯块布，给我们每人做身新衣裳，大年初一才能开始穿。过年能穿新衣服，能吃好的，能挣压岁钱，或许就为这点原始而朴素的愿望，小时候对于过年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期盼。进入腊月后，天天掰着指头数日子。

我妈一般都是在腊月二十七八那两天出油锅，炸丸子、炸豆腐、炸酥肉、炸鸡块、炸油馍、炸麻叶……一炸就是满满一大盆子，黄灿灿、金灿灿，外焦里嫩，闻着香吃着更香，我们姊妹几个那几天可以敞开了肚皮吃，可谓过足了嘴瘾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除夕终于来了。天还没黑，远村近寨已经淹没在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声中。妈妈早早包好饺子，准备一大桌子丰盛的年夜饭，家里

三代同堂欢聚一起，一边吃喝说笑，一边守岁熬年疙瘩，看谁最后一个打瞌睡，以此共同告别如水的岁月，憧憬对新年的希望。尽管家里没有电视，还经常停电，但煤油灯下，爆火炉前，一家人依然其乐融融，喜庆祥和。

好像是1987年，郑州的大姑把家中淘汰的一台黑白电视机送到了乡下老家。当时村里有电视的人家还没有几户，年三十来看央视春晚的左邻右舍平时更多，北头堂屋里早早地就挤满了人。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，吃着瓜子，吃着糖果，唠着家常，有时嘻嘻不稳重了，还得时不时地有人出去转转天线，欢声笑语溢满房间。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大家到院子里放过接年的鞭炮烟火，又赶紧回到座位，生怕错过了哪一个精彩的节目。直到电视里响起《难忘今宵》那熟悉的旋律时，才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。

在老家，有“大年初一早上不兴叫起床，一天不能动扫帚”等习俗，大概是人们辛勤劳作了一年，这一天要尽情睡到自然醒，尽享劳动成果的意思吧。记忆中，大年初一早上，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，天刚蒙蒙亮，当我们姊妹几个还在甜美的梦乡时，父亲已在院子里放起了鞭炮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就像

起床号一样，把我们兄妹几个从暖和的被窝里唤起。

外面滴水成冰，室内幸福温馨。等我们穿上一身新衣裳洗漱完毕，父亲已热好了一锅肉，妈妈已把饺子下了锅。啃上一块大骨头，吃上一碗热饺子，心中幸福感满满。年初一早上包饺子时，妈妈会按习俗把一枚硬币包进一个饺子里，据说是谁吃到了谁这一年的福气。记得爸爸和二哥吃到的次数最多，我连一次也没吃到过。有一年为了证明我有福，我偷偷把一枚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碗中一个饺子，然后再装作若无其事地吃起来，并故意在咬到硬币时大叫一声，“哎哟，咯到牙了！”然而不一会儿等人真的吃到硬币时，我这个“李鬼”就现原形了。

大年初一，撒腿撒作揖。当然，作为懵懂少年，我最期盼的还是压岁钱。早上起床后，我第一个跑到爷爷奶奶那里去拜年，说声“新年好！”爷爷奶奶就会笑呵呵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零钱给我们压岁。

从大年初二之后几乎天天是串门走亲戚。反正我是乐此不疲的，喜欢跟大人们一起凑热闹，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吃好的，而且还能挣压岁钱。最热闹的要算初二去潭口村姥娘家，这天几个姨

都会去串门子，在外工作的三舅也会回来。那时二舅还在东北佳木斯部队当军官，说不定哪天碰上他和二姨子回来探亲，我们几个外甥外甥女最高兴。二姨子出手大方，给我们发的压岁钱最多，每人10块钱呀，而那个年头，其他亲戚还都是五毛一块呢！

父母允许我们兄妹几个自己支配压岁钱。我和二哥爱看小人书，每年大年初四到张得街乡里工作的二舅家去串门，都忘不了到街上的新华书店去走一走，用压岁钱买上几本自己喜欢的小人书，回来路上就迫不及待地边走边看，4里多地的路程往往一走几个小时，天黑透了才到家。那时妹妹还年龄小不懂事，我和二哥经常以帮她数压岁钱为由，偷偷顺走她几个块儿八角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倏忽人变老。1994年，我考上了军校，跨越了农门，告别了缺吃少穿的苦日子。再后来，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扎根军营，幸福而知足。如今一年年来去匆匆，生活越来越好，但不知怎的，现在的肉咋吃也没小时候香了，心中对过年的期盼也没那么浓烈了，记忆中的年味真的渐去渐远了。也许，它早已沉淀成内心深处那抹淡淡的乡愁，时常牵魂萦怀，挥之不去。

今年过年不回家

· 苑广阔

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，但今年过年到底要不要回家，我一直在犹豫纠结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，未来一段时间存在太多变数。

从情感上来讲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回老家过年的。年头到年尾，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，老家的爸妈很想念自己的两个孙女，而两个女儿，也同样想念她们的爷爷奶奶。平时用手机视频通话的时候，乖巧的女儿总是信誓旦旦地向电话那头的爷爷奶奶承诺，学校一放假就回家，乐得爷爷奶奶一个劲儿地笑，止不住地点头。

不过从理智上来讲，回不回家，确实是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。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和老家，都不属

于中高风险地区，所以并没有不能回家过年的硬性规定，但是谁都不敢保证回家的路上，会不会路过中高风险地区，更不好判断家里未来的疫情形势。

犹犹豫豫中，几天又过去了。媒体上不断有新消息传来，最新的要求是回乡过年要出示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回家以后还要居家隔离14天。

看到这样的消息，我也逐渐打消了回家的念头。做出了不回家的决定，但要把这个决定亲口告诉父母，还是让我觉得难以张口。我知道父母一年到头最盼望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能回家过年了。他们虽然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但是一年当中大多数时间，就是两个人在家里，下地是两

个人，打果园是两个人，吃饭也是两个人……

前些日子和母亲通电话，她还满怀期待地说，已经帮孙女买好了过年的衣服，也准备好了她们爱吃的家乡美食，就等我们回来了。现在告诉他们不回去，他们一定会很失落，很难过。

拨通了电话，像往常一样说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，我支支吾吾地对那边的母亲说：“妈，今年过年可能回不去了。”

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电话那端的母亲已经接过了我的话，说道：“我也早就想对你说，今年别回来了。我和你爸从心里盼着你们回家过年，可是你们真的要回来吧，我们也不放心，现在疫情这么紧张，路上又那么远，什么地方

的人都能碰上。再说，要是过了年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孩子上学咋办啊？要是我想你们了，不是还有电话，还能打视频吗？”

听着母亲理解又体贴的话，我心里一热。我知道母亲是从心里盼着我们回去，但同样也担心我们路上的安全，以及过年后能不能顺利返程。

母亲的解释，让我释然了。今年毕竟是特殊情况，等过完年我们战胜疫情了，再回家也不迟。正如母亲所说，不是还有电话，有视频吗？今年还是响应国家的倡议，不给国家的疫情防控添堵添乱，就留在城里过年吧。

团聚不在一时，只要亲情在，孝心在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



史海泛舟

157.葡萄珍贵

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唐高祖李渊(甘肃天水人)在皇官大宴群臣,餐桌上备有各类水果,其中有从西域进贡的葡萄。见礼部尚书陈叔达(浙江湖州人)捧着一串葡萄却不吃,皇上问为什么?陈叔达答曰:“臣母患口干症,医生说服葡萄可治,我到处寻觅葡萄不得,今日遇之,喜出望外。”唐高祖感叹道:“你真孝顺。有母亲健在真幸福啊!”说罢,皇上想起亡母,眼泪横流。

158.人情世故

政治家也讲究人情世故。北宋宰相王珪(安徽安庆人)的夫人郑氏终生信佛至谨,临终之际对丈夫说:“为了你的面子,我活着没法出家为尼,死后请满足我剃发奉佛的愿望。”郑夫人病故,王珪上疏宋神宗,请求皇上为亡妻赐法号,宋神宗为郑夫人御赐紫衣并赐法号冲静大师。另一位北宋宰相王安石(江西抚州人)看似不食人间烟火,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面。王安石的儿子王雾(pāng)患有心理疾病,夫妻关系不睦,竟一纸休书将妻子逐出家门。王安石觉得儿媳并非无过错,就备齐嫁妆帮儿媳另嫁他人。有好事者总结说:“王安石生前嫁媳,郑夫人死后为尼。”

159.夫人心急

宋神宗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,宰相吴充(福建南平人)病故。按惯例,皇上要出席葬礼,葬礼结束后,随驾所带的祭奠物品等物尽赐其家。宋神宗一行刚抵达吴宅,葬礼还没开始,吴夫人李氏在堂下叩头曰:“吴充贫,二子官六品。乞依两制例,持丧仍支俸。(俺老太穷,俺二儿子是六品公务员,请皇上按惯例照常发放他守丧期间的工资)”皇上应承道:“中,中,中。”丧礼结束,皇家办公厅官员将皇家祭奠物品全都收走,价值与吴充二儿子的丧期工资差不多。

160.不当闲人

皇帝的话不能太当真。唐宣宗大中十年(公元856年)正月,皇上请宰相裴休(河南济源人)就治国理政畅所欲言。裴休借机请唐宣宗早立太子,皇上绷着脸说:“若立储君,便是闲人。(如果立了皇太子,我整天就坐着喝茶了)”裴休知道说错了话,马上闭口不言。过了几天,裴休觉得唐宣宗对自己的态度有所冷淡,遂提出辞职,唐宣宗假意不准。当年六月,裴休被免去宰相职务。

161.心仍年轻

唐僖宗光启三年(公元887年),福建人陈峤考中进士,当时陈先生已经整整六十岁,已至耳顺之年。官场上折腾了一段时间,年近八十的陈峤荣归故里,竟然孑然一身。乡绅们张罗着给陈老先生介绍了一位老姑娘成家。新婚之日,陈峤的诗人朋友们纷纷前来祝贺,人老心不老的新郎陈峤亦赋诗一首,末句为:“彭祖尚闻年八百,陈郎还是小孩儿。”座客皆大笑。

162.沈括其人

《梦溪笔谈》是北宋政治家兼科学家沈括(浙江杭州人)所著的自然科学类笔记体作品,在中国科学史上享有极高声誉。但沈括的为人为人颇受非议。宋神宗熙宁九年(1076年)十月,吴充(福建南平人)接替王安石出任宰相。身为翰林学士兼财政部长(三司使)的沈括打小报告给吴充说,王安石的变法有很多弊端。吴充变法前,宋神宗曾派沈括赴浙江调研,沈括盛言“新法可行,百姓悦从”。吴充将沈括的小报告送给皇上,宋神宗免沈括的翰林学士,贬任宣州(今安徽境内)知府。沈括与苏轼是好朋友,两人无话不谈,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罢官,很多人认为也是沈括暗中举报。自此,苏轼与沈括分道扬镳。(老白)

就地过大年 快乐迎新春

